

长篇历史小说

赵北方 桃子 著

# 长安墨

 西安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赵北方  
桃子 著

# 长安墨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长安墨 / 赵北方, 桃子著. — 西安 : 西安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541-3942-4

I. ①长… II. ①赵… ②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0851号

长安墨

CHANGANMO

---

著 者 赵北方 桃 子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邮政编码 710061  
网 址 www.xacbs.com  
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03千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1-3942-4  
定 价 68.00元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 —— 自 序 ——

这是一则非常普通的新闻里陈述过的历史事实。

抗日的烽火从东北一路蔓延到华北，日军飞机越过重重层云，屡屡盘旋在旧时都城的上空。为了应对抗战时局和巩固后方之需要，一九三二年三月五日，南京国民政府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委派张继等专员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暨此，正当中国人民日日为战争悬心之危急时刻，西安却开启了一场极为重要的、为期十三年之久的陪都建设大浪潮……

或许很多人至今并不知晓，八十七年前的西安，曾经有过这样一段令人自豪又扼腕叹息的悲壮历史。

那篇新闻报道详细记述了陇海铁路西安段修通后，带给西安这座城市的商业繁华：踩着高跟的摩登女郎，随处可见的金丝骷髅样太阳镜、草绿色美军帆布腰带，诸如此类的时尚装扮徜徉于西安街市上；还有兜售美货的小商贩，泡泡糖、巧克力、骆驼牌香烟、打火机、剃须刀……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其时，笼罩在烽火连天中的万里山河已是残破飘摇，为何西安城却能偏安一隅、独享繁荣？在十三年陪都建设大背景下，西安城究竟发生了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开始一路寻根溯源，未料想刚刚触摸到这段历史边缘时，长篇历史小说《长安墨》的创作欲念便被引发而生。

写作欲念一旦被点燃，脑海中盘旋的都是对那个时代的追问。可以尽力搜集来无数关于民国历史的专著，却迟迟不能把握陪都大筹建时期西安城跳动的脉搏。为了能与那段历史中的时空会面、对话，除了深耕细究民国史，好像别无他法。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正确无误，最终还是对史料的大量翻阅，拯救了深陷迷茫之中的思路。

既然历史诱引入门，那就坚决从这扇门走进去。我们抱定小说中的“沧海一粟”都得从浩瀚史海里捞取的坚定信念，开始从汗牛充栋的史籍中刨出有用的创作资料，并将大量的图文论著中那些繁芜庞杂的部分剔除，继而将追寻的目光精

确到西安城 1931 至 1945 这段历史的年、月、日。经过数次删繁就简的煎熬之后，创作所需的基础史料逐渐趋于明朗，小说所要勾勒的故事雏形亦逐渐清晰。毫无疑问，对历史事实的精准归置与拿捏，是小说《长安墨》顺利成书的关键环节。

世人皆知，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滴滴浓重鲜血的一页，无论在白山黑水，或是烟雨江南，生灵涂炭，民众饱受战乱之苦。战火边缘的西安城虽得以暂时太平，但后方屏障内的黎民百姓同样为抗战胜利做出过巨大贡献与牺牲。

史料记载中的那个时期，西安城里不论富商巨贾，或是贩夫走卒，面对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同仇敌忾。尤其令人感到震撼的是：长安秦腔艺人冒着枪林弹雨跋涉数千里前往北平，慷慨悲歌，慰问抗战前线的二十九军将士。正是这些秦腔艺人不顾个人安危做出的这番大义之举，让我们眼前为之一亮，进而完成了小说立意、纲要的最终架构，并将创作核心落在长安梨园人身上。

那个不太遥远又极为残酷的年代，无论何人居于何处，都无法与战争的炮火和硝烟完全隔绝。当时的长安梨园人，便将前方硝烟四起、艰苦卓绝的战斗，尽数谱写在秦腔剧作之中。老一辈秦腔人的那段血色记忆，以及他们身处战争铁幕下表现出的凛然之气，彻底为《长安墨》的创作打开了历史尘封的阀门。于是，像陈凤良、沈金书、冯其中、陈竹君等戏曲人的形象跃然纸上，长达七百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们紧随他们命运的跌宕起伏，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个中滋味虽五味杂陈，却又妙不可言。

秦腔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或许只是楼阁轩榭之下的人声鼎沸，但对于喜欢它的人而言，却极其渴望探知舞台表演背后秦腔人的悲欢离合。我们用一页页泛黄的史料、一张张民国时期长安戏曲人逐渐模糊的照片，打磨出这部长篇小说，或许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剧种，秦腔又被现代人雅称为“最古老的摇滚”，说明当下爱它赞它者大有人在，我们仅仅像从野路跑出的孩童，机缘巧合之间与秦腔撞个满怀。

局限于笔拙意浅，书中疏漏之处自是难免。如此，读者若觉得《长安墨》还是讲出个荡气回肠的故事，我们深感欣慰；哪怕是为老一辈秦腔艺人树碑立传，亦是乐见其成；若能让更多人通过本书了解到长安秦腔人的风骨情怀，算是我们终究没有白熬一场。

尧舜净，  
汤武生，  
桓文丑旦，  
古今来几多角色；

日月灯，  
云霞彩，  
风雷鼓板，  
天地间一大戏场。

## — 目录 —

第一章	001	第二十六章	208
第二章	008	第二十七章	215
第三章	014	第二十八章	225
第四章	021	第二十九章	232
第五章	030	第三十章	238
第六章	039	第三十一章	246
第七章	050	第三十二章	252
第八章	058	第三十三章	259
第九章	064	第三十四章	266
第十章	071	第三十五章	272
第十一章	077	第三十六章	279
第十二章	084	第三十七章	285
第十三章	095	第三十八章	292
第十四章	103	第三十九章	299
第十五章	112	第四十章	307
第十六章	121	第四十一章	313
第十七章	128	第四十二章	319
第十八章	139	第四十三章	328
第十九章	150	第四十四章	336
第二十章	159	第四十五章	343
第二十一章	169	第四十六章	351
第二十二章	179	第四十七章	361
第二十三章	185	第四十八章	369
第二十四章	194	第四十九章	377
第二十五章	201	第五十章	385

## 第一章

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初的长安城已然有了初夏的燥热。

在甜水井大街二十二号付家大院的青砖院落里，一袭白衣的陈凤良舞动着一把太极长剑，在清晨微光中剑若霜雪、浩气凛然，动作间足不沾尘、轻若游云，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周身银辉、须眉冉冉，浑身透出壮年人才会有的温润飘逸。作为长安城秦腔锦绣班班主，当他听到国府要将长安城改名为西京市、预备为战时陪都而筹建的消息后，心中便敏锐预感到，不久的将来全国各大剧社必将为了躲避战乱蜂拥长安城以求生存。眼下令他最为焦急的事情，是要尽快完成长安秦腔界“五社合一”这件心头大事，以期应对变幻不定的时局和即将到来的乱世纷争。

陈凤良自觉年事已高，从锦绣班创始人晋长隆手中接过班主之位，已有数十年光景。锦绣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两代人的苦心经营，已从原来游走荒村僻壤、求衣索食的野班子，进驻到素有盛名的长乐坊大剧院，跻身与长安城赫赫有名的正俗社、青衣社、益民社、三易社齐名的五大剧社之一。德高望重、技艺精湛的陈凤良，又被五大剧社公推为长安秦腔界名誉总社长。从锦绣班进入长安城那天起，弟子冯其中再三央求师父将锦绣班更名为锦绣社，也好与其他四社名望对等，但陈凤良迟迟没有答应，因为他内心有着更为长远的想法。

从这些年各个秦腔班社残酷竞争、相互“厮杀”中，陈凤良深切体悟到，如果想让千年秦腔艺术绵延有序传承下去，绝不能仅靠一家独大，更不能狭隘地只为锦绣班的发展思谋筹划，而是五大剧社必须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方能在这纷乱不堪的世道里存活下来。放眼当下的长安城，东西南北的剧社已然纷至沓来，以往的长安梨园行固有格局逐渐模糊，重新洗牌的帷幕已经悄然拉开。秦腔虽为本土剧目，倘若别省剧种班社像潮水般涌入长安城，势必会上演一场新的更大规模、更加激烈的梨园竞争大戏。自从国府预备将长安城定为陪都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后，全国各地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各色人等云集而来，他们带来的是福是祸、

是悲或是喜，只有上天知道，而这一切的发生，使陈凤良内心深处隐隐不安，他总感觉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还有自己所处的梨园行即将有大事发生。

陈凤良当然是位睿智亦有远见的梨园中人，他把眼前的情势看得清清楚楚，戏院从来都是当下社会的晴雨表，更是政治经济的提线木偶，尽管他很不情愿如此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自己所处的梨园行，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陈凤良曾经数次努力撮合“五社合一”这件大事，可到头来美好的愿望屡屡化为泡影，这让他的内心常常在沉默中黯然神伤。

把长安城秦腔社做大做强，何尝不是历代秦腔人的梦想，陈凤良始终难忘恩师晋长隆临终前对他的叮嘱，要想把散兵游勇式的秦腔人黏结在一起，既不能靠官，亦不能靠商，只能依靠梨园行同心共德的力量。胸中怀有千丝万缕心绪的他从怀里拿出一块玉佩，专意放在掌心久久摩挲着。这是块脉理坚密、古拙名贵的蓝田玉，阳光下透出质厚温润的青色光泽，玉佩雕工甚为精致绝巧，中央赫然镌刻着“高风峻节”四个行笔庄重的文字。陈凤良也不清楚此物件究竟是从哪朝哪代秦腔班主传承而来，只知这是自己接任锦绣班班主之位的前夜，师父晋长隆郑重其事交予他的，并说了句令他毕生难忘的肺腑之言：“世人皆说我们梨园中人轻佻浮浪、薄情寡义，岂不知梨园先贤早有‘高风峻节’四字用以教化规劝历代弟子们，要做个有高尚坚贞之风骨节操的梨园中人。万望你能从此怀玉在身，日日心向往之啊。”

牢记恩师的谆谆嘱咐，坚守古玉佩上“高风峻节”的梨园信条，陈凤良带领着锦绣班奋发图存近乎十载，终于凭借过硬的功力，一路绝尘唱进长安城内。遥想当年锦绣班首次进城演出《游西湖》吹火绝技一鸣惊人之后，那场场一票难求的场景似乎依旧历历在目。而后锦绣班一鼓作气，连续用《三回头》《游龟山》《赵氏孤儿》《窦娥冤》四本全剧，稳稳当当奠定了行内地位。这些年里，声名显赫的锦绣班，除了依靠繁音激楚、热耳酸心，使人血气为之激荡的表演功力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班主陈凤良身上有着凝聚人心、德位相配的人格威望。如今锦绣班声名鹊起，师徒众人个个意气风发，然则陈凤良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踌躇和迷茫。

早晨的阳光透过院落一棵偌大的梧桐树，斑驳的光影投射到青灰色的地砖上，晨露微湿的高墙边，一株丝瓜郁郁葱葱地生长着。这是一处清幽古朴的院落，原

本是一户家境殷实的付姓人家的宅院，后来家道中落，锦绣班唱进长安城后，陈凤良买下了付家大院，自此，锦绣班总算在长安城有了落脚之处。晨练后的陈凤良习惯坐在茶桌前斟饮数杯工夫茶，享受着每天中难得的一刻安宁，在这份宁静中，他会把每天纷乱如麻的事情梳理个明明白白。但今天的这份宁静已经被刚才一丝细微的开门声打破了，他知道寒梅已站到身后。寒梅是陈凤良最为得意的女弟子，她不仅是舞台上熠熠生辉的名角，而且从小练就一身轻功，尤其是她深藏不露的飞刀神技可在百步之内分毫不差命中目标，可谓百发百中从不失手。付家大院的后门，只有寒梅和徒弟冯其中进得来，冯其中进门往往是大动静，寒梅却心细如发，每次进门时都是轻手轻脚的，生怕惊着师父似的。

陈凤良清楚听到寒梅那丝慌乱的喘息声，心里猜测肯定有事发生了。他飘然起身，盯着寒梅那双不安的眼睛，声音无比低沉地问道：“是青衣社要退出吗？”寒梅轻轻地点头说：“师弟让我赶紧过来告诉师父，昨天深夜里，杭州来的越剧班主陈竹君再次拜会了青衣社社长杨元厚，两人一直谈到后半夜，天快亮时陈竹君才离开杨宅。消息是今儿一大早，杨社长的女儿‘九岁红’偷偷从家里跑到咱们锦绣班晨练场告诉师弟的，结果被青衣社的人发现要押着回去，师弟不放心就跟着送过去，他让我来赶紧把消息告诉师父。”陈凤良听罢，一只拳头重重地砸向靠椅，随之仰起头望着天空中明媚的阳光长舒口气，说：“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你不要慌张，马上把你师弟叫回来，这时候千万不能再生乱子。”寒梅又急促地询问道：“城里到处都在疯传日本人快从关外打进来了，国军撑不住了，所有人都往内地跑，师父觉得这是谣传吗？”陈凤良看着神色惶惑的寒梅，只是苦笑着淡淡说了一句：“无论怎样，唱好戏才是我们的本分。”

就在两人说话间，冯其中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他径直将大门和后门都关上后，“扑通”一声跪在陈凤良面前，说：“师父，现在情况已是很明朗了，杨元厚就是想要坐这头把交椅，这才开始和越剧社拉扯上，他无非是想攀附长安城的江浙沪籍政商势力，来壮大自己实力，从而把您取而代之，请师父别再顾忌我和‘九岁红’这层关系，该咋办就咋办，弟子认为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冯其中的这些话近乎是从喉咙里吼出来。

陈凤良何尝看不清楚杨元厚玩的这手“一箭双雕”。想起前不久杨元厚和自己私下见面时，他竟然赤裸裸地要挟，要么让冯其中迎娶他女儿，要么他来做长

安城秦腔总社社长。杨元厚压抑了半辈子的恶气，似乎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但陈凤良深知秦腔总社首任总社长这个位子何其重要，此人不仅要有膺服众望的品行，还需有重整旗鼓引领秦腔人行大道、做大事的能力。从陈凤良内心来讲，他宁可让正俗社赵兴怀来担任总社长，也不想让性情粗犷而又变通不足的杨元厚上位。这些年里，他与杨元厚屡有摩擦，并非他对杨元厚本人有什么成见，更非外界所猜疑是因为自己贪恋高位，而是真正为了给长安秦腔人选出一个好的当家人。

在这场选拔“当家人”的较量中，陈凤良有时不得不顾及弟子冯其中和杨元厚女儿“九岁红”这份感情，但他定然不会拿秦腔总社的未来当筹码、耍儿戏，如果因为弟子的这份感情而淹毁了秦腔总社的利益，这是陈凤良万万不能接受的。冯其中是自己亲手带大的得意弟子，他从来就不像个儿女情长之人，陈凤良也正是看到弟子身上这些特质，才会不失原则地选择与杨元厚抗争到底。

随着自己年事渐高，陈凤良心里愈发清楚，无论锦绣班还是整个长安城秦腔剧社的未来，迟早属于冯其中和寒梅他们这代年轻人，或许到那个时候，自己才能真正得以心安。望着眼前这对他最为欣赏的男女弟子，陈凤良纷乱的心情才稍感安慰，他认定在眼前动荡不安的局势面前，自己有责任让长安秦腔在即将到来的残酷竞争中聚拢壮大起来，这也许是冥冥之中天意所定。放眼当下的长安梨园行，能把人心涣散、七零八落的各个秦腔班社合并一起，除了他陈凤良有此把握，恐怕真的再难觅得其他可以胜任之人。

陈凤良缓缓走到摆在中堂八仙桌旁的香案边，用鸡毛掸子轻轻抚掉锦绣班老班主晋长隆画像上的尘灰，抬头沉吟挂在墙上自己最为喜欢的两首诗文条幅。

一首是：

坠泪闻歌第几场，西安又遇殷桃娘。  
万千粉黛无颜色，化作迷离扑朔装。

连着第二首是：

连宵相约看桃娘，顾曲周郎枉断肠。  
最是月明如水夜，长安市上听秦腔。

陈凤良沉吟片刻后旋即转身说道：“其中，今天你就去分头拜帖通知正俗社赵兴怀社长、益民社罗增荣社长、三易社胡淑曼社长，还有青衣社杨元厚社长，明早九时共聚长乐坊大剧院议事厅，就说有要事商议。寒梅，你马上给我备车，我要去书院门沈金书会长家。”心情极度复杂的冯其中与寒梅双目对视，他俩望着师父背过的身影，心中清楚意识到又一幕好戏即将在长安城梨园行上演。

清晨的书院门一片冷清，这是长安城里最具风雅的一条街市，街口矗立着一座古韵十足的高大牌楼，牌楼上方镌刻着“书院门”三个金色颜体大字，青石铺砌的街道两旁是一排排青灰色古旧建筑，长安城凡是博文好古之士，平日里皆喜欢流连于此。街道远处传来一连串“嘚嘚嘚”的马蹄声，那是陈凤良乘坐的白马红绉小篷车到了。

“我刚要去您府上拜访，没想到您老亲自登门。”沈金书面带谦逊扶着陈凤良落座客厅上位。只见偌大的房间内屋梁、墙壁上挂满了京剧脸谱、烛台、灯笼、扇子、手绢等物，桌案上文房四宝一应俱全，旁边的水旗、风旗等京戏常用砌末摆置得整整齐齐，一间客厅活脱脱像个小小的京剧舞台。神情凝重的陈凤良开口便将弟子冯其中早晨带回的消息告知沈金书，并说他最是担心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倘若自己毕生想做的“五社合一”这件大事再次化为泡影，恐怕往后时日里会更难办成。沈金书深知这是陈老师这些年来之殷殷期盼，他苦心孤诣奋争数年，一边煞费苦心经营壮大锦绣班，一边用尽心血化解各大班社旧有的恩怨矛盾，继而苦口婆心给梨园同行们解析融通五大班社合并的必要性。这番作为的唯一目的，便是想团结长安城所有秦腔人共同联手发展壮大秦腔艺术，如今局面好不容易收拢到可以谈论聚合之时，却偏偏遇到眼前这般混乱的社会时局，对于这样一位老艺人而言，如果一生谋划的事情最终功亏一篑，对于他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金书啊，你是从北平城来的京剧泰斗，也是咱长安城曲艺工会会长，所以凡事我定要与你商量的。不瞒你说，我已让其中去通知其他四社明早议事，想说什么你该是知道的。昨晚杨元厚与越剧社陈竹君又见面了，你也知道他俩拉拉扯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想好了，成立秦腔总社这事如果再这样没完没了拖下去，不知又会生出什么岔子来。我一大早跑到你这里来，就是想给你再次表明心迹，无论我和杨元厚矛盾有多深，都不是我和他之间的个人恩怨，所以绝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影响了秦腔总社成立这件大事。在明早开会之前，我必须把实情说与你，

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只等秦腔总社哪天能顺顺当当成立了，我也就死能瞑目了，他日命赴黄泉见到师父，也算是有个交代了。”陈凤良这番情真意切的话语，听得沈金书心里怪不是滋味。向来性情开朗、为人坦荡的陈老班主，今天能吐出这般肺腑之言，着实令沈金书百感交集，他深知长安秦腔界确实到了该规整的时刻了。

沈金书始终无法忘却他早年初到长安城时，陈老班主对他的鼎力支持与帮助。而回忆先辈们当年“徽秦合流”的壮举，至今依然令他热血在胸。

那还是在清朝初年，北京城戏曲舞台上还是昆曲一家独大，当时秦腔艺人魏长生带着秦腔双庆班由陕入京，一出《滚楼》轰动京师。秦腔曲目众多、唱腔豪迈、技艺精绝的特点赢得戏迷们的满心欢喜，又因为秦腔名师魏长生扮相俊美、嗓音甜润，魏氏双庆班旋即被誉为“京都第一”。秦腔在京城迅速崛起，直接导致了昆曲的日渐衰微，彼时京城六大名班之大成班、王府班、余庆班、裕庆班、萃庆班、保和班的演出逐渐无人问津，为了讨得活口，很多艺人纷纷搭入秦腔班谋生。直到乾隆五十年，清廷以魏长生的表演有伤风化，明令禁止秦腔在京城演出，并将魏长生逐出北京城。自从魏长生被迫离京后，秦腔由此一蹶不振，秦腔艺人为了生计，又纷纷搭入后期崛起的来自安徽的徽班，形成了徽、秦融合的局面。在徽、秦合流过程中，徽班广泛取纳秦腔的唱法、表演技艺以及进行大量的剧本移植，为徽戏形成以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家名声最盛的“四大徽班”横空出世奠定了基础。从此往后，徽戏广征博采吸取诸家剧种之长，尤其是将老派秦腔各式技艺完美融合于徽戏之中。时光荏苒、世事变迁，到清末年间，徽戏又开始逐渐没落，很多人改调京腔学习京戏，至此之后，徽戏、京戏又合流为一，逐渐形成了“联络五方之音为一致”，以皮黄为主、其他曲腔兼唱的京剧。

正是源于京剧与秦腔的这份历史渊源，沈金书向来笃定秦腔是京剧的先祖，所以他非常尊重秦腔在长安城的特殊地位。沈金书是长安城曲艺界共推的行业会长，为了让长安城各派剧社取长补短、各展所长、共同发展，多年来他呕心沥血，尤其到了当下这样的乱局，更不能让梨园行四分五裂，成为帮派势力利用的工具。这些年来，沈金书鼎力相助陈老班主共同筹划，好不容易将秦腔九门十八派的混乱局面归置到今天的五大班社，眼看就要五社归一，千年秦腔艺术总算显露出合

力奋进、重现辉煌的机会，而这个机会不知是多少代秦腔艺人梦寐以求的，所以沈金书铁定心思要帮助陈凤良完成这最后一刻的壮举。

看到沈金书坚定支持自己的态度，陈凤良的忧心总算散去许多，他这才感觉到屋里闷热，一身青衫已被汗水浸透，沈金书急忙命弟子拿来一把蒲扇，扶着陈凤良走出内屋坐到院中茶桌前。这时天色已经大亮，隐约听得门外大街上人声喧闹。手拿蒲扇踱步在院落中央的沈金书思忖片刻后说：“我让弟子任欣荣代表长安曲艺工会，明早随你一起去长乐坊大剧院，你只管按照我们以前商量好的去做，不必顾忌杨元厚的态度，只要五大社中有三家同意，我即刻就以曲艺工会章程确认‘五社合一’通过，你看如何？”陈凤良明白沈金书暂时不出面，这样做是有其道理的。首先顾及了杨元厚的面子，不去刺激他，并给他台阶下；同时又能在合并原则和章程确认上没有任何让人挑刺的地方。陈凤良连连点头认可，沈金书接着说道：“我个人的想法，还是再争取一下杨元厚吧，虽然他和您老在台面上斗了一辈子，但要说不服气你，我看是假，主要还是争一口气。即使杨元厚再不仁义，青衣社还有我们三十多号梨园子弟，他们可是无辜的啊。所以我想让任欣荣今晚再去青衣社找他好好谈谈，你觉得如何呢？”陈凤良热眼望着眼前这个仁厚敦义的汉子，越发觉得当年坚定支持沈金书担任长安曲艺工会会长是最正确的选择。

就在两人说话间，任欣荣已闪身进来，他不仅是沈金书的得意门生，也是沈金书的义子，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现已是长安京剧社社长，此人身着一袭长衫，气质忧郁且身材清瘦，眉宇间透着几丝青涩与稚气。沈金书叫来弟子，就是想当面给陈凤良吃个定心丸。任欣荣得知明天秦腔界将召集这场重要会议的本意后，欣然答应师父晚上独自去见杨元厚，沈金书和陈凤良又一再让他带话给杨元厚，劝其不要再受旁人蛊惑，多以秦腔艺术未来为重。任欣荣只管默默记住两位前辈叮嘱的每句话。

辞别沈金书后，陈凤良感觉浑身轻松许多，一路碎步走出书院门，上了街口停靠的白马红绉小篷车，顺眼看到书院门牌楼两侧柱子上刻着“碑林藏国宝，书院育人杰”的醒目对联，心中滋味可谓是五味杂陈、不可言状。

## 第二章

当日傍晚时分，任欣荣告知了师父一声，便径直来到青衣社。

看到任欣荣此刻来访，杨元厚心中已猜出几分对方的来意，他脸上摆出一副爱答不理的神情，也不拿正眼瞧看任欣荣，只用喉咙与鼻子挤压着低哼一句：“有话就说吧。”任欣荣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您老瞧不上晚辈，晚辈说话没分量，可今儿我是替陈凤良捎话来的，他和我师父的意思还是让我继续劝你，多为秦腔班社的前途着想，不要再意气用事。”任欣荣边说边打量着杨元厚的脸色，只见杨元厚淡定从容地只顾低头吸着长烟管，似乎对自己所说的话毫无兴趣。

任欣荣心底犯了嘀咕。按照以往情形，每次只要他双脚刚刚踏进杨家宅院的门槛，杨元厚定会满脸堆笑小跑到院子里揖手相迎，而且等不得半杯清茶落肚，肯定会说出成堆的甜言蜜语恭维于他，继而又自抑焦灼，其实是满怀猴急，却又尽量摆出一副淡然姿态，上下逡摸探听他能带来什么好消息。然则今天杨元厚的态度却完全大变，变化原因任欣荣自然是清楚的，他已在很长时间里，背过师父和所有人的耳目，不断渗透、说服杨元厚，让其相信他是杨元厚与陈凤良角力的暗中支持力量。与陈凤良不计代价的长期争斗，早已让杨元厚陷入利令智昏的游离状态，鬼使神差之中，他居然答应了任欣荣软硬兼施，兼以诱惑力十足的合作条件，并与其谈下一笔完全无法放到桌面的私下交易。这笔交易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任欣荣帮助杨元厚坐上秦腔总社社长位子，然后再由杨元厚提出倡议，并主导长安城曲艺界工会换届选举，让任欣荣取而代之沈金书，坐上长安曲艺工会会长的位子。

此二人这般赤裸裸的算计与筹划由来已久。这个看似荒诞不经、充满阴险与卑鄙的交易，每天都空乏着杨元厚的内心，他左右思量前后腾挪，始终看不明白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究竟从哪里得来的这般能耐，怎会生出如此不切实际的想法？又或者在其身后，还有个神通广大的神秘人物在支撑着他的疯狂念

头？杨元厚不是没有怀疑过任欣荣的计划，可他分明能清晰地感觉到其背后站有高人，而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高人”，才是杨元厚最终选择与任欣荣铤而走险的关键所在。

虽然杨元厚渴望能随着时间推移看清一切，但却深陷云雾缭绕之中不可自拔。任欣荣隔三岔五前来拜访，总会丢下一大堆云山雾罩、盘根错节的信息，这让头脑本就简单、性情天生耿直的杨元厚逐渐感到不胜其烦，许多起初本该清晰的判断都开始逐渐模糊，理不清斩不断的头绪令他彻夜难眠。杨元厚开始预感不妙，尽管曾数次当面质疑任欣荣给自己下套，然而面对诸多疑问，任欣荣总能轻而易举地解释清楚。就这样，杨元厚像喝了迷魂药般，每一步都选择了配合，直到大戏即将开演的此刻，他内心的狐疑依然密布丛生。此刻的杨元厚有点无可奈何了，他清楚意识到自己上到任欣荣这条贼船的时间实在太久了，现在想下船时，才发现船已行至大海中央，漫天铺展开的阴谋就像汹涌澎湃的海浪，稍不留神反倒会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

杨元厚最初愿与任欣荣“同流合污”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视女如命的他，本意只是想促成女儿与冯其中的婚事，因为“九岁红”与冯其中这桩恋情，几乎是长安城曲艺圈里公开的秘密，可叹陈凤良偏偏不给他这个面子，在他的屡次恳求下，陈凤良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既不督促也不提说，他又不能把女儿死乞白赖往冯其中怀里推。所以他恨陈凤良，恨他不仅在舞台上一辈子压着自己，而且在台下连点交情都不讲，眼睁睁看着自己女儿的痛楚，偏偏不站出来说句表态的话。尽管这些年来，杨元厚总是对外扬言要和陈凤良一争高下，可内心的真实想法，却只是希望陈凤良能给他吐句软话，最好能促成女儿与冯其中的婚事，那他今生今世的所有牵挂就会一了百了，他会和陈凤良一笑泯恩仇，一辈子在舞台上的明争暗斗都可随风而去。可惜陈凤良偏就不懂他的心思，让他处处落败、处处没面子。青衣社好赖也算是长安城里举足轻重的秦腔班社，这让他这个社长的颜面何存？女儿的幸福又何在呢？

今日一大早，杨元厚就收到冯其中发来的拜帖通知，他意识到自己和陈凤良之间的这场争斗，或许明天便要水落石出了，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早做好了多

番谋划。缘于内心深处对任欣荣始终存有怀疑，杨元厚不得不另做准备，他早早开始主动靠近长安城越剧社社长陈竹君，以求得到富有实力的外省籍戏曲班社支持，便是他自认为下出的另一步妙棋。

陈竹君此人在长安梨园行里名声不佳，这点杨元厚早有耳闻，但他猜定陈竹君背后必然有江浙沪政商势力的强大支持，因此在与陈凤良争斗到现在的白热化状态下，无论如何得给青衣社多寻条活路，倘若明日从长乐坊大剧院败下阵来，自己好歹还能有个安身立命的去处。看似性情耿直的杨元厚，有时却也粗中有细，可他哪里知道，南派伶人陈竹君早已料到杨元厚会来找寻支持，因为长安秦腔界里陈、杨两人的矛盾，已是梨园行人尽皆知的“秘密”。

从未与秦腔青衣社有过交集的越剧社长陈竹君，其实也是受命于人，便满口答应了杨元厚的恳求。各怀鬼胎的两人经过数番试探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打开天窗说亮话，而最终打动杨元厚的是陈竹君满嘴吐露出的仁义之词，他说只要杨元厚对“五社合一”坚定投下反对票，自己便心甘情愿为杨元厚争取秦腔总社社长之位助一臂之力，并保证给青衣社提供必要的演出场所，这样做的原因绝非拉拢关系、挑拨离间，纯粹因为天下梨园行是一家人，如今青衣社既能求助，越剧社当然要伸以援手。陈竹君端出的这番理由和展现出的这副仗义执言的姿态，着实令杨元厚百感交集，继而不由自主地与其沆瀣一气，先前对此人风闻到的谣言亦统统抛却脑后。

在支持杨元厚捣乱“五社合一”这件事上，陈竹君始终没有像任欣荣那样频频光临杨宅，等到杨元厚情绪冷静下来时，未免对陈竹君红口白牙说出的口头保证有点将信将疑。就在此档口上，秦腔益民社社长罗增荣私下站出来也向他表明心迹，言称自己也是反对“五社合一”的，这对杨元厚来说倒是个意外收获。此人三天两头来找杨元厚，见面即说陈竹君的好话，又不断赞许还是南方梨园人有情有义有见识，既能替人锦上添花，亦能帮人雪中送炭，不像自家秦腔人就知道窝里斗。罗增荣的这些吹捧之语，虽然听起来格外别扭，但杨元厚心里却选择相信。很久以来，他所了解的罗增荣，虽能凭借自身实力忝居五社之一，但此人心胸狭窄、见利忘义的品性，一度让杨元厚感到不齿。然而依照眼前的态势，益民社能主动站出来支持他，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面子上来说，都是杨元厚极其渴望的，由此便也顾不得再对罗增荣人品有所计较了。